目录

孤身骑车人\1

六座拿破仑半身像\23

修道院公学\45

失踪的中卫\77

黑色的彼得\99

三个大学生\123

格兰其庄园\141

第二块血迹\165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孤身骑车人

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，福尔摩斯在异常繁忙的情况下，接待了漂亮姑娘维奥莱特·史密斯的来访。她身材苗条、相貌出众，具有一种格外打动人心的魅力。“我想，肯定不会是影响你身体健康的事，”福尔摩斯用那双敏锐的眼睛，把她周身打量了一番，说道，“像你这样爱骑车的人，精力一定很充沛。”

姑娘惊异地看看自己的双脚，她鞋底的一边已经被脚蹬子磨得起毛了。

“是的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经常骑自行车，现在我遇到的事情，正和骑自行车有关呢。”

“噢，您骑车去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是一名音乐教师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“你是在乡下教音乐吧？你的脸色很好看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在萨里边界，靠近法纳姆车站。”

“那是一个好地方！请问你在那里遇到什么事了？”

“这得慢慢从头说起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父亲叫詹姆斯·史密斯，是老帝国剧院的乐队指挥，他已经去世了，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，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。我有一个叔父，名叫拉尔夫·史密斯，二十五年前到非洲去了，至今音信全无。可是有一天，人家告诉我们，《泰晤士报》登了一则广告，寻找我们



的下落。

“我们心里是多么激动啊！大概是有人给我们留下遗产了。于是，我们按报上登的姓名去找那位律师，在那里遇到了卡拉瑟斯和伍德利两位先生，他们是从南非回来探亲的。他们说，我叔父是他们的朋友，几个月前死于约翰内斯堡。我叔父临终之前，请他们去寻找他的亲属。

“我们觉得有点奇怪，我叔父活着的时候，和我们没有任何联系，而临终时却那么挂念我们。卡拉瑟斯先生解释说，因为我叔父刚刚听到他哥哥的死讯，所以感到对我们的命运负有重大责任。”

“请问，你们是什么时候见面的？”福尔摩斯突然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去年十二月，已经有四个月了。”

案情内外

南非：最早的土著居民是桑人、科伊人及后来南迁的班图人。灵缘园年荷兰人开始入侵，对当地黑人发动多次殖民战争。灵恐世纪初英国开始入侵，荷裔布尔人被迫向内地迁徒，并先后建立了“奥兰治自由邦”和“德兰土瓦共和国”。南非发现钻石和黄金后，大批欧洲移民蜂拥而至。灵恐园年 缘月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。灵恐园年 缘月 猿员日，南非退出英联邦，成立了南非共和国。

“请继续讲下去吧。”

“那个伍德利先生，是一个面孔虚胖、一脸红胡子的青年，头发披散在额头两边，总是向我挤眉弄眼。我觉得他十分可憎，我相信西里尔一定不愿意我认识这个人。”

“噢，西里尔是他的名字！”福尔摩斯笑容满面地说道。

“是的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那姑娘满脸通红，笑了笑继续说道，“他是一个电气工程师，我们在夏末就要结婚了。哎呀，怎么扯起他来了？那位年纪老些的卡拉瑟斯先生倒是举止文雅，笑容可掬。他发现我们很穷困，便要我到他那里教他十岁的独生女儿。我不愿离开母亲，他答应我可以在每周末回家看她。他给我的酬金是每年一百镑。”

“十分优厚！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是的。于是我来到了离法纳姆六英里左右的奇尔特恩农庄。卡拉瑟斯先生的妻子去世了，他雇用了一位狄克逊太太做女管家料理家务，这位老妇人老成持重，令人尊敬。那个孩子也很可爱，一切都很如意。卡拉瑟斯先生十分和善，也很喜欢音乐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。每逢周末，我就回家看望母亲。

“然而不久，不顺心的事来了，那个讨厌的伍德利先生，到这里来住了一个星期，哎呀！对我来说简直是三个月。他对别人横行霸道，对我更是肆无忌惮。他做了许多丑态表示爱我，向我吹嘘他的财富，说如果我嫁给他，就可以得到伦敦最漂亮的钻石。

“我始终对他不加理睬，可有一天饭后，他突然抱住我，死皮赖脸地要我吻他。这时正好卡拉瑟斯先生进屋，把他从我身边拉开了。为了这事，两人闹翻了脸，伍德利把卡拉瑟斯打倒



在地，脸上弄出个大口子。第二天，卡拉瑟斯先生向我道歉，并保证决不让我再受这样的欺辱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见到过伍德利先生。

“现在，福尔摩斯先生，该谈谈今天来向你请教的具体事情了。我每星期六上午骑车到法纳姆车站，赶十二点二十二分的火车进城。从奇尔特恩农庄出来，是一条很偏僻的路，有一段尤其荒凉，一边是查林顿灌木地带，另一边是查林顿庄园外圈的树林，路上见不到一辆马车、一个农民。两星期以前，我从这地方经过，偶尔回头一望，发现身后两百码左右有个骑车的男人，大约四十多岁，蓄着短短的黑胡子。

“起初我并没有在意，以为是偶尔过路的人。可令我感到吃惊的是，星期一我返回时，又在那段路上看到了那个人。下一个星期六和星期一，又和上次丝毫不差，那个人始终与我保持一定距离，也不打扰我。我感到很害怕，便把这事告诉了卡拉瑟斯先生。他对此十分重视，说准备买一辆轻便马车，周六和周一来回接送我。

“可不知什么原因，马车一直没买来，我只好还是骑车到火车站。今天早晨，当我走到那段灌木地带时，那人依旧待在那里，和两个星期以前一模一样。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只看见他穿一身黑衣服，戴一顶黑布帽，但我敢肯定不认识他。我满腹疑团，反而不害怕了，决心查明他是什么人，要干什么事。

“于是，我放慢了车速，他也放慢了车速。后来我停车不骑了，他也停车不骑了。我看见前面有一处急转弯，便一阵紧蹬拐过弯去，然后停下车等候他。可等了好大一会儿，他也没有露面。我又骑车返回去，向转弯处四下张望，可是，路上早已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不见他的踪影。福尔摩斯先生，你说这事怪不怪呢？”

“嘿，这件事确实有它的特色，”福尔摩斯轻声一笑，搓着双手说道，“从你转过弯去到你发现路上无人，这中间有多久？”

“两三分钟吧。”

“那他来不及从原路退走，那里有岔路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他肯定是从路旁人行小径走开的。”

“不可能从灌木地段那一侧，不然我早就看到他了。”

“那么，他是向查林顿庄园那一侧去了，据我所知，查林顿庄园就在大路一侧。还有其他情况吗？”

“没有了，福尔摩斯先生，这件事弄得我寝食不安，所以才来见你，您可一定要帮助我！”

“那当然！”福尔摩斯默默不语地坐了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，“和你订婚的那位先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他在考文垂的米得兰电气公司。”

“他不会出其不意地来看你吧？”

“噢，福尔摩斯先生！难道我还不认识他？”

“还有其他爱慕你的男子吗？”

“在我认识西里尔以前有过几个。”

“从那以后呢？”

“除了那个该死的伍德利，再就是……”姑娘显出有点为难的神情，犹豫不决地看着我们。

“他是谁呢？但说无妨。”福尔摩斯诚恳地说道。

“唉，也可能是我胡思乱想，有时我似乎觉得，我的雇主卡拉瑟斯先生对我十分有意。我们经常在一起，晚上我给他伴奏，



他从来没说过什么，可是一个姑娘心里总是明白的。”

“哈！”福尔摩斯显得十分严肃，“他以什么为生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他每星期进城两三次，十分关心南非的黄金股票。不过，他很有钱。”

“史密斯小姐，你要把新发现的一切情况告诉我，但不要擅自采取行动。现在我很忙，不过我一定抽时间来查办你这件案子。再见，我相信我们会得到你的好消息。”

姑娘庄重地点点头，起身走了。

“这里面有一些颇为奇怪和引人深思的细节，华生。”福尔摩斯抽着烟斗说道，“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查明谁租用了查林顿庄园。然后再查明：卡拉瑟斯和伍德利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他俩为什么急于查访拉尔夫·史密斯的亲属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去调查？”

案情内外

股票：股票是一种面向公众的有价证券。它是股份公司或企业为吸引投资，发给投资人（即股东）的投资凭证。股票本身没有价值，但股东可以凭股票取得股红或利息，股票可以在证券交易所（即股市）买卖。股份公司或企业的经济效益好，股东可以分得大量红利，所谓一本万利。反之，股东就少分或分不到红利，企业一旦破产，股票就可能成为一张废纸。所以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股票的价格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。

摇摇“不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下去调查好了。我手头还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星期一你到法纳姆去，隐藏在查林顿地带附近，亲自观察这些事实，根据自己的判断见机行事，然后，查明是谁住在查林顿庄园。现在，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。”

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，整天与一个大侦探朋友打交道，我感觉自己的破案能力也非同小可了。第二天，我提前出发赶乘九点十三分的火车，到达法纳姆车站，毫不费力地问明了查林顿地带，风风火火地赶到那里。

我在灌木丛后选好隐身之处，以便既能观察庄园大门，又能看到两边长长的一大段路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个人骑着车从对面向我来的方向奔去。他穿着黑色服装，蓄着黑胡子。到了查林顿庄园尽头，他跳下车来，把车推进树篱的一处豁口，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一刻钟之后，那位姑娘骑自行车过来了，她骑到查林顿树篱时四下张望。不久，那男人从藏身处走出来，跳上自行车，尾随着她。那位仪态端庄的姑娘笔直地骑在车上，身后的男人却低伏在车把上，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。

姑娘回头看到了他，便放慢了速度。他也放慢了速度。姑娘下了车，他也立即下车，在她身后有两百码的距离。突然，那姑娘扭转车头紧蹬一阵，径直向他冲了过去。然而，他也像那姑娘一样迅速，不顾一切地拼命逃脱了。她又立刻返回大路，傲然地昂着头，不再理会那可恶的尾随者。他也转过身来，依然保持着那段距离，直到转过大路我看不到他们为止。

几分钟后，骑车人再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他拐进庄园



大门，下了车，在树丛中站了几分钟，举起双手，似乎在整理他的领带。然后又上车从我身旁经过，向对着庄园的车道骑去。我跑出灌木地带，从树林缝隙望过去，可那个人早已没了踪影。

不过，我觉得自己干得够漂亮了。下一步要查清谁租用了查林顿庄园。我来到当地一家著名的房地产公司，十分诚恳地拜见了负责的经纪人。我假称要租用查林顿庄园避暑，他说我来得太晚了，一个月以前，庄园就租给了一个叫威廉森的先生。他只告诉我那是一个体面的老先生，其余的事情就要保密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兴高采烈地向我的朋友做了冗长的报告。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，最后竟没说出一句赞许的话，还对我的失误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。

“我亲爱的华生，你那藏身之地就选错了，你应该藏到树篱后面，仔细看看那位有趣的人。不过，我确信那是一个她认识的人，要不然，他怎么那么害怕那姑娘走近他？他伏身在自行车把上，不是为了隐藏他的真面貌吗？至于威廉森嘛，既然他是老年人，那么他就不是那个灵敏的骑车人，不是在那个姑娘突然迅速地追赶下轻松逃脱的人。唉，华生，你这次远行的收获是什么呢？我看，我得亲自去做一两次调查了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我们接到史密斯小姐一封短信，简要而又准确地重述了我亲眼看到的那件事，可是信的附言却引起了我们的重视。

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在这里的处境已经变得很尴尬了，我的雇主已经向我求婚，我相信他的感情是十分深厚而且高尚的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把我已经订婚的事告诉了他，他显得很平静，不过有些伤心。现在你可以理解我的处境了。

“她似乎已陷入了困境。”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道，“看来，这件案子比我原来设想的要有趣得多。我打算今天下午就到乡下去，把我形成的一两点想法检验一下。”

我有个病人需要照顾，所以没有陪他去，晚间他回到贝克街的时候，却没有我回来的时候体面了。他的嘴唇划破了，额头上还肿起一大块，一脸狼狈的样子。我不由得暗自高兴，谁让他那么刻薄地取笑我来着。我充满好奇地望着他，等他把那传奇经历讲出来。

“我到了附近的一个乡村酒店，从店主口里弄到了我想知道的一切。威廉森是一个白胡子老头，他和少数几个仆人住在庄园里。传说他当过牧师，但他过去的行径极不光彩。那店主告诉我，庄园里每到周末总有一些来客，全是一伙下流坯，特别是一个蓄红胡子的人，名叫伍德利。

“我们正在交谈，那位伍德利先生竟然走了过来，原来他一直在酒吧间喝啤酒，我们的话他全都听到了。他问我是什么人？打听这些干什么？最后谩骂了一通，突然对我发动了袭击，我没有来得及躲避。后来，我给那凶恶的暴徒一连串的反击，你知道，我对英国的旧式拳击很感兴趣，不然的话，今天可就吃大亏了。不过我得承认，我这一天的收获并不比你大。”

星期四那天，我们又收到那位姑娘的一封信。她写道：

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决定辞去卡拉瑟斯先生的雇聘。即使报



酬优厚，我也无法忍受这尴尬的处境。我打算星期六回城，卡拉瑟斯先生已备好一辆马车。因此，我高兴地告诉您，那偏僻车路上的危险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

我决心辞聘，也不单是因为这种尴尬处境，那个令人嫌恶的伍德利先生又来到农庄。我并没有碰上他，我是从窗子里面看到他的。他和卡拉瑟斯先生谈了很长时间，卡拉瑟斯先生非常激动。伍德利一定居住在附近，因为他并没有住在卡拉瑟斯家里。今早我又看到他在灌木丛中鬼鬼祟祟地活动。我不明白，卡拉瑟斯先生怎么竟能容忍这样一个家伙？不过，谢天谢地，我的一切麻烦到星期六就要结束了。

“我看事情很不妙，华生，”福尔摩斯严肃地说道，“这位小姑娘极有可能面临着一场罪恶的阴谋，我们有责任去一趟，华生，星期六早晨我们一定去！”

福尔摩斯的智慧

从史密斯小姐的来信中，福尔摩斯已经预感到她将面临着巨大的危险。从一开始，他就对卡拉瑟斯和伍德利的诡秘行动表示怀疑，现在从姑娘来信中他看到二人在密室中秘密谋划，断定他们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。因此，他决定在星期六早晨，在姑娘最后一次返家途中，前去查林顿庄园附近，也就是蒙面人出现的地带保护她。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姑娘竟然提前了半小时，差点酿成大祸。

那天早晨，雨后初晴，阳光格外灿烂，长满灌木丛的乡村，点缀着一丛丛盛开的金雀花，显得更加美丽。可橡树丛中那座不祥的庄园，却给我们欢快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一会儿，远处出现了一个小黑点，可以看出是一辆单马马车，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移动。

“天啊！我差了半个小时。”福尔摩斯焦急地惊呼了一声，“假如这是她的马车，她一定是在赶乘早些的列车。华生，恐怕我们来不及会她，她早就到了查林顿了。”

我们加速向前赶路。突然，福尔摩斯停住了脚步，举起一只手做了一个失败而绝望的手势。与此同时，一辆空马车拐过大路的转弯处，吱吱嘎嘎地向我们迎面驶来。

“华生，太晚了！”他大声喊道，“我真愚蠢，怎么没想到她要赶那趟早些的列车！一定是劫持，华生，是谋杀！把路挡上！把马拦住！喂，跳上车！”

我们跳上马车，福尔摩斯调过马头，狠狠给了那马一鞭子，马车便顺大路往回疾驰。在我们转过弯时，庄园和地段间的整个大路都展现在眼前。我抓住了福尔摩斯的胳膊。

“就是那个人！”我气喘吁吁地说。

一个骑车人向我们冲过来。他低着头，把全身气力都用在脚蹬子上，像赛车的人一样蹬得飞快。突然，他看见了我们和那辆马车，“嗖”的一下从自行车上跳下来，从口袋中掏出手枪咆哮道：“嗨，停下！从哪儿弄到的这辆马车？停下！否则我就开枪了！”

福尔摩斯把缰绳扔到我腿上，从马车上跳下来。

“你正是我们要见的人，维奥莱特·史密斯小姐在哪里？”



“我正要问你们呢！你们坐的是她的马车，应当知道她在哪儿。”

“我们在路上碰到这辆马车，上面没有人，我们才把车赶回来去救那位姑娘。”

“天哪！他们把她抓走了！”那个陌生人绝望地喊道，“那个该死的伍德利和那个恶棍牧师！快来，先生们，帮我一同搭救她吧，我横尸查林顿森林也在所不惜！”

说完，他提着手枪向树篱的一个豁口疯狂跑去，福尔摩斯紧跟其后，我把缰绳扔掉，也跟着跑过去。

“这儿！他们是从这儿穿过去的。”陌生人指着小路上的足迹说道，“喂！停一下！那是什么人？”

灌木丛里躺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穿着皮裤，打着绑腿，头上有一道可怕的伤口，已经失去知觉，不过还有气息。

“这是马夫彼得。”陌生人喊道，“他是给那姑娘赶车的。让他先躺在这儿吧，我们赶快去搭救那位可怜的姑娘！”

我们发疯一般向林中奔去。忽然，从前面一片浓密的灌木丛中，传过来一阵女人的尖声哀叫，接着是一阵窒息的咯咯声。

“这边！这边！他们在滚球场。”那陌生人闯过灌木丛，说道，“啊，跟我来，先生们！哎呀！太迟了！太迟了！”

我们猛然闯进古树环绕的一片林间草地，看清了橡树底下的三个人。一个是那位姑娘，她垂着头，嘴上蒙着手帕，已经半昏厥过去。对面站着面貌凶残的红胡子青年，腿上扎着绑腿，叉着腰站着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站在两人中间的是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家伙，他穿着浅色花呢衣服，外罩白色短法衣，显然是刚做完结婚仪式。我们一到，

他就把一本祈祷书装进衣袋，轻拍着那阴险的新郎的后背，兴致勃勃地向他祝福。

“他们在举行婚礼！”我气喘吁吁地说道。

“你们这两个畜生！”我们的领路人愤怒地吼道，“给我放开她！”他一边喊着，疾速地向树下的姑娘冲去，我和福尔摩斯紧紧跟随。白胡子的威廉森嘲弄地向我们鞠了一躬，暴徒伍德利却得意忘形地狂笑着，挥舞着马鞭向我们冲来。

“把你的胡子摘掉，卡拉瑟斯，你和你的同伙来得正是时候，我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伍德利夫人。”

那带路人一把拉掉脸上的黑胡子，露出刮得光光的浅黄色长脸，然后举起手枪，对准了那狂妄的暴徒。

“伍德利，我警告过你，假如你侵犯了她，我会怎么处置你！皇天在上，我说到做到！”

案情内外

神圣的教堂婚礼：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结婚举行的一种仪式。婚礼程序大致如下：来宾入座后，奏《婚礼进行曲》，点上蜡烛，牧师带领唱诗班进场，然后宣布婚礼开始；伴郎、新郎、伴娘陆续进场，新娘由父亲陪伴进场。唱诗班吟唱圣歌；牧师证婚，新郎新娘宣誓，互戴戒指，揭纱，亲吻；新人献词，向双方家长鞠躬，向来宾致谢；婚礼结束……伍德利在这里硬将史密斯小姐抢来，将新娘子绑在树下，这是神圣的“教堂婚礼”吗？



“哈哈，你来晚了，她已经是我妻子了。”

“不对，她是你的寡妻。”

枪声响了，鲜血立刻从伍德利前心喷出来。他尖叫一声就仰面倒下了，那丑陋的红脸霎时变得苍白骇人。这时，那披着白色法衣的老头子，指着卡拉瑟斯破口大骂。他哆嗦着掏出手枪，还没来得及举起来，福尔摩斯就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。

“把枪扔在地上！”我的朋友冷冷地说道，“华生，你把枪捡起来！好！还有你，卡拉瑟斯，把你的枪也给我。来，把枪缴了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歇洛克·福尔摩斯。”

“啊呀！怎么是你！”

“好！在警察到来之前，只好由我来监护你们。喂，你过来！”福尔摩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，草草写了几句话，向那边一个吓坏了的马夫喊道，“把这送到警署交给警长，马上！”

他的面容和神色不容许有半点违抗，所有的人都乖乖地听他摆布。威廉森和卡拉瑟斯把受伤的伍德利抬进屋去，我也扶着那受惊的姑娘。伤者放在床上，我对他进行了检查。之后，我来到那间挂有壁毯的老式饭厅里，福尔摩斯和被他监护的两个人坐在这里。

“卡拉瑟斯先生，现在你可以说说你们一伙与那位姑娘之间的事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还是她的雇主呢！”

“是的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对不起这位姑娘。我尽力保护她，可还是使她受到了惊吓。不瞒您说，我爱她，福尔摩斯先生，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知道什么叫爱。一想到她落入那个

摇摇摇



个人好奇，问几个细节问题而已。假如你们不便见告，那就让我来说一说，看看还有没有可以隐瞒的秘密。你们三个人，威廉森、卡拉瑟斯，还有伍德利，从南非来玩这场把戏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！两个月以前，我连根本没见过他们，而且我生来也没到过非洲，把你的谎言放进烟斗里一起烧掉吧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“他说的是实话！”卡拉瑟斯说道。

“那好！你们两个是从远方来的，而这位牧师是我们自己的本国货。你们在南非结识了拉尔夫·史密斯。你们发现他不会活得很久了，而且知道他的侄女要继承他的遗产。我说得不错吧，嗯？”

卡拉瑟斯点点头，威廉森咒骂不止。

“所以你们两人不远万里而来，到处查寻这位姑娘。你们打的主意是，一个人娶她，另一个人分一部分赃款。由于某种原因，伍德利选上做丈夫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”

案情内外

人财两空：卡拉瑟斯和伍德利这两个大骗子从一开始就打着“人财两收”的如意算盘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夫妻婚后所得所有财产都归夫妻双方所有，这样，当他们其中的一个娶了史密斯小姐之后，史密斯小姐再从他叔父那里继承了遗产，这份遗产就归夫妻双方所有了。占有了史密斯小姐以及她的财产的这个人，再拿出一部分钱来安抚一下另一个合谋者就可以了。可惜他们最后落了个“人财两空”，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